

赖云青 著

上海滩三大亨之三

张啸林



PDG

95907

赖云青 著

上海滩三大亨之三

张
啸
林

作家出版社



200093638

京新登字第 18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滩三大亨之三：张啸林/赖云青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3

ISBN 7-5063-0879-7

I. 上… II. 赖… III. 张啸林—传记 N.K828.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05704 号

上海滩三大亨之三 张啸林

作者：赖云青

责任编辑：侯秀芬

装帧设计：山云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 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印刷：北京东光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237 千

印张：10.75

插页：2

版次：1996 年 8 月北京第 2 版第 4 次印刷

ISBN 7-5063-0879-7/I·870

定价：12.7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楼外楼上赔夫人	1
尼姑庵里得知己	13
各为知己报深仇	28
堂子店前卖春药	46
借刀杀人入黄门	64
小花园内招阔佬	81
“有钱能使官推磨”	98
“无处县城不售烟”	115
遭报复大亨落难	130
上羊城开师姑厅	146
救师父儿进督府	161
阵地前诱杀仇敌	174
学羊城画成葫芦	188
“空子”师父变师兄	204
“四·一二”充当杀手	223
官运亨通名声臭	240
“千里奔波只为钱”	256
庆大寿荣归故里	272
“八·一三”远避莫干	291
为虎作伥发奸财	307
得意间命丧高楼	324

楼外楼上赔夫人

山外青山楼外楼，
西湖歌舞永不休！
香风熏得游人醉，
两虎相斗闹杭州。

正是三秋桂子，十里荷香时节，杭州城里却被两条大虫的一场恶斗，扰得大街小巷鸡犬不宁。时人便将南宋林升写的一首“墙头诗”，生吞活剥地套成顺口溜。

这两条大虫，一是家住拱宸桥西堍的张寅，乳名阿虎，号啸林——以虎啸山林，震慑一方自诩。他打从浙江武备学堂出来后，专门结交地痞流氓赌棍，勾结兵匪，称霸一方，浑名武林虎。另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是涌金门一带的地痞，姓钱名彪，号称钱塘虎。这两只恶虎在清光绪 28 年的秋天，为了抢夺两箱鸦片，各自带领手下喽罗爪牙，从南星桥码头打到清泰街，又从清泰街打到艮山门。几场昏天黑地的恶斗并未分出胜负，今日由杭州府衙门的一个领班李休堂出面，双方到城外西湖边上的楼外楼“吃讲”（双方在酒席上议和）。

秋日的西湖，分外明丽。湛蓝的天空脱得一丝不挂，真是“一点尘埃无处觅，沉沉水底见青天”。坐落在西泠桥畔的楼外楼酒家，往日车轿盈门，今日却有几分冷落，只在门口散着几个黑衣短打人物。傍晚时分，夕阳西沉，华灯初上。一辆马车驰到楼前停下，跳下两名保镖后，一个高头大汉膀子上吊着一个年轻女子，袅袅婷婷地走下车来。

这大汉身高一米七八，长脸膛上嵌着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双颊点缀着几处疙瘩，像剥了皮的白馒头，似麻非麻，倒添了几分威武相。他便是武林虎张啸林。因为事先讲定，今日之会只准交谈，不许武拼，张啸林只带了“军师”兼夫人娄丽琴与两个贴身保镖。娄丽琴身穿一件奶黄色高开衩旗袍，雪白的粉颈上挂一串珍珠链，高高的发髻上簪着五光十色的宝石，血红的樱桃小口闪露一排糯米似的白牙，一双湖水般的清澈眸子，勾人摄魄。门口散着的几个黑衣人，只叫了一声“张爷到”，便一齐向这位妙龄女子行注目礼了。

楼上的李休堂听得门口的通报，便探出头来一招手：“阿虎，上楼吧！”

原来李休堂在杭州地面上很吃得开，张啸林拜他为先生，而与钱彪亦有点交情。他觉得两虎相斗必有一亡，不如握手言和，划分地盘各自发展。钱彪一口答应，提议在此名楼相会，而且由他作东道，早早来到楼上，打点一切。

“弟子来迟，请先生恕罪！”张啸林一上楼便向李休堂拱手作揖，连连道歉。

“来，来见过钱兄弟！”李休堂放下水烟壶，转脸向坐在一边的钱彪。

钱彪起身，上前一步，双手抱拳一拱，面带笑容说：“在此

与张兄再次见面，荣幸荣幸！”

原来板着脸的张啸林亦挤出些笑意，点头抱拳还礼，之后转身推出娄丽琴，介绍道：“这是贱内。”

娄丽琴先是向李休堂一个万福，又侧转身子对着钱彪嫣然一笑：“向钱老板请安！”

钱彪一觑，骨头酥了半边。眼珠子冲她的瓜子脸蛋、高耸胸脯、水蛇细腰、白玉大腿色迷迷地转悠一会儿后，笑盈盈地说道：“久闻张夫人芳名，今日一睹风采，真个美艳绝伦！幸会，幸会！”说着，从长衫口袋里掏出一只精致的金丝绒盒子，“咔嚓”一声拧开，一枚翠绿色的宝石戒指在汽油灯下熠熠生光。他用双手捧给娄丽琴道：

“小小宝石，不成敬意，请笑纳！”

娄丽琴欣喜异常，又不敢冒昧去接，回头问丈夫：“阿虎，你看……”

“既然钱兄有意送你，却之不恭，收着吧——我代拙荆谢谢了！”张啸林此刻心头泛起一股股酸溜溜的潮水，冲出口来却是如此文绉绉的言辞，显示出他是武备学堂出身，肚子里有的是墨水。

“小意思，不必谢的，要是夫人厚爱它，此刻戴在手上，钱某人就非常高兴了！”

娄丽琴将钻戒套在左手无名指上，翘起玉葱般几根指头，对着灯光横瞧竖瞧地欣赏个没完。张啸林不耐烦，忙着用话岔开，掩饰一下夫人的那副馋相：

“怎么，嫂夫人没有来？”

“她呀，是只洞里狗，上不了台盘，见不得生客的。与令夫人相比，真是一个凤凰，一个乌鸦哩，哪里敢出头露面……”

“好了，你们有话坐下来吧！”李休堂见到双方客客气气，觉得今日议和会谈的头开得不错，“我一向认为万事和为贵，我们杭城两虎和，码头兴。”

“全仗老前辈指点，”钱彪反应迅速，意识到只顾应付对方，冷落了中间人，“我听李先生的，那我们入席吧，边吃边谈。”

在众人的“好，好”声中他们进入里间。

这是三面依山一面临湖的雅座。张啸林推开东窗，俯身一望，便是一碧万顷的潋滟秋水。月色朦胧，星光点点倒映在湖里，远处有几簇闪烁的渔火，该是湖心亭、小瀛洲、汪庄等处吧！他想今儿钱彪只身赴会，没带助手，言辞间又多和解语调，对自己的内人又是恭维又是送礼，看来这楼外楼上摆的不是“鸿门宴”。原先的警觉心已消去两三分。但为了防止不测，还是想好了退路，找个好位子。他转身拱拱手，恭让道：

“请先生坐上位吧！”

“对，请李先生坐上位，”钱彪右手一摆，作了请的手势。李休堂以老前辈自居，不必歉让，就一屁股坐在北窗下，坐北朝南，摆出和事佬的架势。张与钱打横坐在东西两侧，娄丽琴占了南位。

油光锃亮的红木八仙桌上放着银子餐具，穿蓝缎旗袍戴玫瑰色胸花的侍女们托着银盘，端上各种山珍海错：龙虾、鲍鱼、熊掌、燕窝……

厚厚的血红地毯上，几个女郎穿着薄如蝉翼的纱裙在三个男人面前撩花戏蝶般地轻歌曼舞，助着酒兴。几杯状元红下肚，李休堂灰白的脸膛泛起层层红晕，心里有些飘飘然起来。他怕酒多误事，便停杯放筷，用侍女递上的毛巾揩了揩嘴角，开言道：“常言道，梁山好汉不打不亲热！阿虎同钱彪老弟为两箱鸭

片与地盘的事闹了一阵子，杭州人大造舆论，说什么两虎争食，殃及西湖！其实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过闹了点误会，今晚不是又坐在一条板凳上来了么？鄙人才疏学浅，多亏两位不弃，作个中间人。现在听我一句话，今后你们两帮划地而治，互不侵犯，你们看怎样？”

“我听先生的！”张啸林首先表态，因为他前些日子只在拱宸桥一带称王称霸，如今正可以趁机南下，扩展地盘，与钱塘虎平分秋色。这些如意算盘，是娄丽琴事先给他拨好的，刚才李休堂话音一落，娄的绣花鞋尖儿在他的腿肚上一戳，他马上会意，立即响应师父的提议。

钱彪沉吟了片刻，勉强挤着笑道：“划分地盘可以，只是怎么个划法，大有讲究。”

“这样吧，我先说个谱，你们再议。以庆春门街为界，南星桥、江干、涌金门、南山一带全归钱老弟；延龄街以北，武林门、拱宸桥、卖鱼桥一带归阿虎。”

“那么，西湖区呢？”娄丽琴问。

“按北山与南山分吧！”李休堂捋着胡子，“北山近靠阿虎地段，自然归阿虎；南山与钱老弟紧挨着……”

“这不行，”钱彪装出着急模样，“断桥、白堤、孤山、岳坟、西泠、玉泉、灵隐全在北山区，我太吃亏了！”

“钱兄不要人心不足蛇吞象，大半条湖滨路与六公园，那是黄金地段，还有虎跑、花港、净慈寺、雷峰塔、六和塔、吴山都在老兄的手心里攥着，还生不出银子来？”张啸林一口气数说出十来个“市口”。

“是哟，钱老板的南星桥，那是个日进斗金的宝地呀！顶得过三四片钱庄哪！”娄丽琴亦忙着帮腔。

“你们夫妇一唱一和，两面夹攻。看来，今晚我是输定的了。”钱彪边说边从桌面下伸过左手，在娄的大腿上捏了一把。

“啊唷唷，”娄丽琴随即一叫，是被捏的反应也是撒娇的开头，她向钱打了个俏眼，“钱老板真会调笑，我一个妇道人家能与钱老板坐在一桌子上，已经够体面的了，我又没吃豹子胆，敢来攻击，您说是勿是呀？”

“嗨，上鱼啰——”随着一声吆喝，门口进来一个大汉，双手捧着一只腰子形大红漆盘，一条活蹦乱跳的西湖大草鱼翻滚着。他端着盘子顺桌子兜了一圈，让几位食客过了目，便去楼下宰杀烹制。

娄丽琴是浙江慈谿人，自小生长在县城里，不知道吃西湖醋鱼的规矩。李休堂忙着介绍一番。

著名的西湖草鱼网捕之后装入竹笼，放在湖水内饿养一、两天，使鱼肉结实，泥土味全消。烹制前，将鱼从笼中取出，端到客信跟前过目，认定是鲜活西湖草鱼后，才去宰杀去鳞鳃，剖去内脏，洗净后将鱼劈为雌雄片（连背脊骨一边为雄片，另一边称雌片），然后整条鱼放入开水锅内，用旺火烧三分钟，即捞起，随后放入野鸡汤内文火烧两分钟，捞起装盘。锅内原汤汁加入糖、姜末、酒、湿淀粉和镇江醋调和勾芡成浓汁，遍浇鱼全身……

“西湖醋鱼，来哉——”堂信把醋鱼端放在桌中央，众人看去，鱼身色泽鲜艳，红光闪闪。两个胸鳍自然翘起，似乎还在煽动；尾巴色彩不减，似乎还要推波掀浪，再入粼粼碧波间去。张啸林先是夹了一筷尝尝，不觉惊呼起来：“鲜，鲜！”

李休堂只知其一——这店平常所做的西湖醋鱼，不知其二——今日做醋鱼，这野鸡汤换成了罍粟壳子汤，所以味道又

比往常鲜美十倍。难怪张啸林尝了，穷叫八叫的。

“且慢，”钱彪向侍女打了个响指，“上蘸料！”

一个侍女扭着细腰给每人面前放上一银碟子肉桂粉。钱彪这才举筷相请，自己夹了一块白嫩鱼肉，在银碟子上蘸了一下，送进嘴里细细品味，像品酒师辨别名酒的浓度一般。

这罂粟壳煮过的醋鱼，再经肉桂粉末一蘸，也不知起了个什么化学变化，竟将世间没有的鲜精全吊了出来，人们的筷子便忍不住地往那儿伸，不一会儿，风卷残云般地将一大盘醋鱼扫个精打光。

就是这么一道醋鱼，便把划地盘的事定了下来。因为钱彪对这样的划分法，虽有微词，但没否定，自然是默认了。可是那两箱鸦片，尚在张啸林手里，不得不急：

“李老先生，那两箱乌烟（浙江人称鸦片为乌烟）……”

“来个二一添作五，哪能？”李休堂故作为难，沉吟了一会儿，才提出早已想好的主意。

“乌烟是我钱某人千辛万苦捞的货，只在拱宸桥地面过了过，怎么可以对半分呢？”

“过了过？老兄，我的地面是白过的？现在李老说话，留下一箱，我表示服从，可是我手下那批人，不是窝囊废，他们敢打敢拼，能生能死，他们肯定不答应的，要摆平，我回去还得大费周折哩！”

“这么说半路打劫，吃白食是你们的本事喽？”钱彪虎起脸说。

张啸林霍地一下站起来，“啪——”一巴掌击在桌面上，碗筷跳得叮咚响：“哼，我吃白食，那你吃狗食。谁不知道你那两箱乌烟是你的婆娘钻狗洞抢来的……”

“姓张的，你欺人太甚，没好结果……”钱彪蓦地起来推开椅子。

“啊哟，你们俩个吃了炸药啦？都给我坐下，有话慢慢说。”
娄丽琴霎时蛾眉倒竖，瞪了左右两边的男人，并且用手在他们肩上一按。

两个大男人，乖乖地坐下，闷声勿响。

“还是丽琴在理，”李休堂面孔绯红，舌头有些硬兮兮了，“今晚是吃讲，都不能动武，要不我就，就……”

李休堂“就，就”就不出来，一个饱嗝，便趴伏桌子上，将半杯状元红翻在袖子管上，湿了一大片。娄丽琴倏地站起来，想隔着桌面去扶起杯子，可是一阵眩晕，站立不稳，跌坐回椅子上。

“丽琴，你怎么了？”张啸林忙侧过身子扶着夫人。

“我头晕得厉害呀！”娄丽琴依在丈夫胸前。

“招待，扶夫人进里间休息。”钱彪吩咐。

两个侍女过来挽住娄丽琴的左右两只玉臂，扶进雅座隔壁的卧室。张啸林不放心，跟在夫人后边进了卧房，将娄丽琴抱上床躺好，再回到饭桌前，见李休堂已昏昏大睡，嘴角边流出半尺长的涎水，心里猛然省悟：“糟了，中计了……”

正在这时，楼梯口上来一个人，慌慌张张地凑到张啸林耳边嘀咕了几句，张啸林脸色大变。

“姓钱的，你好狠毒呀！”张啸林真想掀掉这桌酒席，可惜自己的先生李休堂趴在台面上，总得手下留情。

张啸林的确中计了。在张与夫人的马车经过白堤上头的断桥之后，钱彪的手下人便砸了张在拱宸桥的老窝，在地下室里搜出两箱鸦片。那些喽罗们，见头头不在，又寡不敌众，便作

鸟兽般地四散逃走了。再说这儿的楼外楼，他们一进门，两个保镖便被招待在楼下大吃大喝，半个时辰不到，已被灌得烂醉如泥，身上的几把家伙早被收缴了，如今捆在椅子上，动弹不得。这个上楼报信的，那是《水浒》上时迁般人物，他从窗口一瞧，觉得情况异常，便窜到后门溜进厨房，才上得楼来。回头再想想楼上那道西湖糖醋鱼，炮制得真有名堂。罍粟壳里有一种莨菪碱，它与醋与肉桂粉面和在一起，生出一种麻醉力，再加上酒精一催发，会把人麻倒两三个时辰。刚才，李休堂与姜丽琴就是被这玩艺儿麻翻的。读者会问，张啸林怎么没上当呢？这自然是他老到的地方，他一上楼见钱彪笑脸相迎，既拍夫人马屁又送钻石戒指，觉得其中有诈，便处处提防着。这西湖醋鱼他是爱吃的，但这么个鲜法，心里有诧异，加上一碟肉桂粉面，来得不尴不尬。他只开头蘸了几下，后来就不去光顾了。因怀有戒心，酒也喝得少，所以当钱彪坐在一边取笑。口里不住地念着“倒呀倒”的时候，他却怒火中生，从衬筒里抽出两把匕首，“嗖，嗖”两下射向对面的钱彪，钱往右边一闪，两把匕首插进板壁。

“上！”钱彪一声令下，原来几个侍女已换成四个杀手一拥而上，将张啸林与报信人团团围住。

张啸林将报信人往杀手面前一推，自己凌空跳起，一脚向钱彪蹬去。钱彪将右腿向前一探，侧转身来，迈出一个空档。张啸林直朝他胸前运去霹雳掌，钱彪闪身不及，吃着这一猛掌，跌倒在地，趁势掀翻红木桌子，李休堂仰面掀翻在地，汤汁菜肴浇了一身，也无法子动弹。

张啸林猛跳过桌子，直扑钱彪，却不防背后被两个杀手戳了两刀——大腿与左臂负伤，也跌倒在地。报信人——李弥子

拎起椅子打倒两个杀手后，大声呼叫：“虎哥，快走！”

张啸林乘机一个鲤鱼打挺，翻身站起，钱彪正要飞腿出击，张啸林一纵身跃上窗台，来了个鹞子翻身，一头钻入窗外湖水里。钱彪慌忙拔下壁上钉着的飞刀，“嗖嗖嗖”连连投向湖水里。

钱彪俯身在南窗口，边用白绸手绢擦着嘴角的血丝，边看湖水上漂浮着缕缕殷红鲜血，脸上现出胜利的微笑。他吩咐手下人将李休堂与报信人带下楼去，再命令楼下杀手将楼外楼团团围住，用钉耙到湖底打捞张啸林尸首。处理好这些“善后”，便踌躇满志地背着手踱入里间卧室。

卧室里娄丽琴正侧身睡在丝棉薄被里。

钱彪掀掉被子，从容地剥开她的衣服，一层一层地剥，那潇洒的样子，仿佛是小翼翼地打开一个极珍贵的玛瑙杯子的包装。奶黄色的高衩旗袍扔在地板上，粉红的肚兜挂到床架上，长统袜子搭到椅背上，小裤衩飞到台边。当她身上最后的一丝退去时，便是一尊横陈着的玉佛。那瓜子脸如桃花般的艳丽，樱桃小嘴微微张开，露出几丝白牙。两片鼻翼一歇一鼓蠕蠕动着。钱彪俯下身去，在她嘴上亲了几下。他直起腰，对着丰满高耸的乳房瞪了好一会儿，突然俯下头去咬住红褐色的奶奶头，吮吸着。大概是被咬痛了吧，娄丽琴睁开了眼睛，醒了，可是她无法动弹，手、脚、身子似是别人的，脑子指挥不得。她明白，自己是被麻倒了，只得闭上眼，忍受吧！钱彪的嘴唇再往下移，似乎嗅到一股醉人的芬芳，那是从这娘儿的两腿之间一簇锦绣的卷毛间散发出来的，这时，他再也不能像猫儿玩弄爪下的小老鼠那样地展玩这个裸体女人，他的下身发热，阴根勃起，两眼充血，三两下退去自己的裤子，扑向裸体，颠狂地喊叫着，一手箍住女人的头颈，一手死劲拧着女人的屁股，嘴咬着女人的

下巴拼命地摇曳、颤动。

这是野兽在发泄性欲。假设有旁的动物走近，肯定会被咬死。只有在他从颠狂顶峰跌入低谷，仰躺着直喘粗气时，才可以走近。钱彪仰躺着，把一条毛茸茸的小腿搁在女人的肚皮上，闭着眼睛，美滋滋地想：“除掉武林虎，杭州是钱塘虎的天下了。搞到两箱乌烟和一个美女，人财两得！张啸林呀，张啸林，你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师父，张啸林的尸体没找到，”一个小喽罗在门口请示，“怎么办？”

钱彪听了，霍地一下坐起。他不相信张啸林会逃出布置好的天罗地网。楼外楼的周围，西湖边上，还有附近的山丘全有他的徒弟把守，甚至楼后的几排大树上，都派人瞭望着，可以说是“立体防御”，对方是插翅难逃的。

“姓张的要逃出我如来的手掌心，除非观音菩萨搭救他。你们搜！”

“我们在这一带的西湖里，用铁耙子耙了半个时辰了，像用篦子梳过，影踪没有……”

“再找。”

“好吧！”

刚才那股得意劲儿，全跑到爪哇国里去了。他慢慢穿起衣裤，边扣钮扣边走下楼来。

嘚嘚的马蹄声由远而近，不一会儿到了酒楼门外，一个黑脸大汉跳下来，用袖子管擦着脸上油汗，迈进门来：

“大哥，张载阳带了几个亲兵，骑马来找张啸林，这会儿已到平湖秋月了。要不要我带几个弟兄干了他？”

“什么张菜秧李菜秧，管他个鸟！”

“大哥，这张载阳是张啸林在武备学堂读书时结交的把兄弟，如今已是富阳县县丞了。可不能小看他。”

“他是官府的人？那更是动不得，咱们不能跟官府作对。”

“那怎么办？”

钱彪招过酒店老板，如此这般地吩咐了一通之后，转身对等在门口讨主意的黑皮说：

“撤！”

尼姑庵里得知己

这几天，不少人在寻找张啸林。

张载阳在找他。这张载阳原是兰溪县人。光绪 21 年春节过后第七天，张载阳瓜皮小帽长袍马褂，一手拎一只藤条筐，一手提个铺盖卷儿，从南星桥码头上岸后，好不容易从一大群挑夫、车夫、旅店拉客人的包围中冲了出来，将行李放在一片茶馆门口，站定喘口气。当他用袖子管擦擦额上的汗珠，弯腰伸手去提藤箱子时，却被一只双梁棉鞋的大脚踏住了。

“先生，这是我的箱子，请挪开脚。”

“放两块龙洋出来，我们给你搬。”一个戴毡帽的无赖开口说，还对身后的另一个无赖挤了挤眼睛。

“我自个的行李不需别人效劳。”

“效劳不效劳，都得付两块龙洋。”

“要是不给呢？”张载阳火了。

“休想拿走箱子。”

“真的吗？”

“你试试。”无赖说着左脚用力一踹，啪嗒一声竟把藤箱踏扁了，又飞起右脚一踢，将箱子踢出丈把远。